

「梦魇」

系列 · 冤案卷

八载秦城梦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八載秦城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温 洁

封面设计：解建华

技术设计：何 华

“梦魔”系列·冤案卷

八载秦城梦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新都一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9.125 插页 5 字数 460 千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220-02140-2/K·278 印数：20001—25000

定价：12.50 元（限国内发行）

编者:袁浩 建民

作明 兴民

「梦魇」

系列・冤案卷

目 录

1	秦晓鹰	第一个蒙难的部长 (1)
2	朱光熹	宋硕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前后 (23)
3	袁 鹰	玉 碎 (40)
4	陈明远	此人不死 (56)
5	叶永烈	严慰冰案件始末 (93)
6	张鸿基	傅连璋被害的内幕 (139)
7	袁 鹰	八载秦城梦 (153)
8	胡思升	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 (206)
9	大 鹰	罗瑞卿将军蒙难记 (219)

-
- 10 东方震 刘少奇“文革”蒙难纪实…… (250)
- 11 赵政民 杨新华 刘少奇长子之死 …… (315)
- 12 冯亚春 半步桥女监札记
——“文革”中和郁风、董竹君
一起坐牢的日子 …… (327)
- 13 曾 志 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 …… (344)
- 14 董保存 杨余傅蒙难记 …… (375)
- 15 林青山 带血的命题 …… (470)
- 16 郭云梦 我的囚徒是“一号” …… (476)
- 17 金 凤 血写的嘱托
——一个时代的悲剧 …… (505)
- 18 苏 明 国 殇
——悼“文革”时期石仁祥烈士… (573)
- 19 杨 欣 杨献珍蒙冤 20 年纪实 …… (592)

第一个蒙难的部长

秦晓鹰

1980年金秋的一天，在北京正义路一座灰色楼房里，历经劫波和屈辱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对灾祸酷烈的10年“文革”的审判。金红、庄严的国徽下，一伙世人皆曰可杀的罪犯被押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长手边的卷宗里放着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同志的遗孀李蕴华和她的四个子女写的控诉书；白色屏幕上，出现了张霖之被揪斗，毒打的案例幻灯片。全场肃然，只有小声的抽泣，人们又被带回了那个疯狂的年代，见到了第一个被虐杀的部长……

从《武训传》到《红岩》

1950年，张霖之在刚刚解放的重庆市任市委书记。

这个抗战时期的“陪都”已经解放300多天了。水、电、交通刚刚恢复正常，学生、市民和解放军昼夜清除着街道上的瓦砾、碎砖，嘉陵江上往来的火轮“呜呜”吼着，拖着长烟消失在江雾里，胜利纪念塔下重又是车水马龙，吆喝叫卖声一片。这一切，都与张霖之的日夜奔波分不开。此刻，忙碌了一天的他，偷偷躲过秘书和警卫员，只身来到军管会大楼下的一家小馆去吃“抄手”。这个离家20多年的北方人，还是馋带馅的面食。看得出，老板对

这位大军同志已很熟悉。这不，其他店铺已经打烊关门，只有这扇虚掩的门里还洒出一线灯光。

“这几天生意好不好做？”

“你们来了，不用担惊受怕了，开门时间长，又没人吃白食，生意硬是好做得很哩。”小老板一边实心实意地搭话夸着，一边擀皮包馅。转眼，锅里已经飘出香味。忽然，门外传来一声“报告！”

进门的是王秘书，一个清瘦、腼腆的大学生。张霖之看到小王有点责怪的眼神，连连打着哈哈说：“来来来，快出锅了，一起吃吧。”秘书也为自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有些不自在，索性开门见山：“首长，北京刚来了个电话，这是记录。”

看到是“毛办”的落款，张霖之先是一愣，待到读完，只淡淡地说道：“来了再谈。”说完，端起碗“呼呼”地吃了起来。

从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打电话的是江青，她要求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协助弄清编写电影剧本《武训传》的原委。在张霖之看来，这是小事，与百乱待理的全市工作比，不值一提。就是带着这种情绪，四天之后，他接待了打“前站”的调查组。

“我在山东时，堂邑县是有个叫武训的，在老辈人中很有些名气哩。清朝末年民不聊生，那么一个要饭的穷人，攒钱办学堂，多不容易啊。”

“调查团”那几个人低头“刷刷”地记着，间或交换一下眼色，讳莫如深地笑笑。

“读书向来是被看成圣人之道，一个乞丐办这种事，可谓开天辟地。所以山东老百姓很敬重武训。无论说书唱戏，有不少唱这位‘武豆沫’的段子。”

“您在那些东西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一个戴白框眼镜的人不客气地截断了他的话。张霖之也斜此人一眼，呷了口茶，顺势看看腕上的手表，九点。糟糕！再有半小时，公审中美合作所

敌特分子大会就要开了。他暗暗思忖，不觉有些烦躁起来，索性解开衣扣，说：“有什么问题嘛！演戏时我们都去看了，生旦净丑都扮得不错，群众非常欢迎，说这演的是穷庄稼汉的圣人。”

接他开会的汽车响起喇叭，张霖之披衣站起。

“电影《武训传》您看过吗？”

“想看，就是没时间。”张霖之说罢拉开房门，又转身向秘书吩咐：“晚上牛角沱演戏，让这几位同志去看吧。”语毕，人已走了。听着张霖之“嗵嗵”的下楼声，房里的人怔怔地，神色有些异样。

第二天，江青以李进的化名来到重庆。张霖之虽然仍是那几句话，却无可奈何地应酬了一个下午。

几个月后，张霖之接到通知，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办公室。这位负责人不露声色地把一个牛皮纸卷宗推过来。张霖之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那熟悉的笔体：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毛泽东的批件后面，还有一份厚厚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老首长轻轻拍拍正在出神的张霖之：“老张啊，知道吗？这是江青搞的调查，蛮有分量哩！”张霖之没有说什么。对这样一种结果，他是始料不及的。窗外吹来一股湿气，又下雨了。山城的街巷，黑色的木房、路边的野花都在迷濛的雨幕中悄然隐没，车辆和人的喧闹也一起融进了漫山遍野的雨声里……

14年过去了。张霖之的身上有着多大的变化呵！壮年之躯已显出龙钟老态，鬓角过早地发白了。而变得更多的大概是性格，从

爽朗善谈变得不苟言笑，不爱交际。他只希望在自己管辖的煤炭系统能为国家交出更多的“乌金”，能让老百姓在寒风凛冽的冬夜有一炉煤、一盆炭火。说起来，我们的煤炭部长的家与江青起居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的直线距离，但他自1953年进京之后，丝毫没有动过再相见“第一夫人”的念头。虽然他明明知道，随着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她的名字正在升迁簿上跳跃式地向前排列。他愿意她把自己忘掉。

江青也在变。从上海滩跑到延安的第一天起，从脱下旗袍穿上土布衣后，她就为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与毛泽东分居后，特别是当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后，她才真正品尝、咀嚼到“权力”的滋味：既享受着封建后妃梦想不到的现代生活；又行使着资产阶级贵妇用金钱买不到的特权……但是，这个偏狭的女人并没有忘记张霖之，没有忘记当年在重庆碰壁而归的“一箭之仇”。

1966年8月的一天，酷暑难当。白天，全北京城都弥漫着一股燃烧的气息，里面还夹杂着柏油路晒化了的沥青味。到了傍晚，一层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色东西落在大街小巷，落在每个院落里。

藤萝架下，几个大点的孩子正在争论着街头上剪辫子、剪瘦裤腿的“革命行动”究竟对不对。李蕴华没有参加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只端来一锅绿豆汤晾着。丈夫还没有回来。这些日子，煤炭部党组召开的“群众民主会”开得越来越激烈，李蕴华隐隐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担心。是因为那种不容分辩的气氛？还是因为他平素耿直的脾性？“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不知怎么，这句不着边际的话竟跳出了她的脑海。正在这时，院门“咣当”一声，张霖之踏着暮色回来了。

“爸爸！”

“爸爸，我们今天看见西单大街上在破四旧哪！”孩子们欢快

地蹦跳着迎了上去，一个个像“耳报神”叽叽喳喳讲着新闻。父亲接过递来的蒲扇挥了两下，心不在焉地搭讪两句，就示意妻子跟他进屋。

“今天又有人专门请我看戏。”

“谁——江青？”

“还能是谁，我已经打电话告诉她的秘书，不去！”

“你，你为什么不去应付一下，这个人……”李蕴华原想说“这个人不好惹”。但她忍住了。

“我的好同志呀！就是个看戏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再说我对戏剧根本不懂。”

“可你这下算把她得罪到底了。”

张霖之正在点烟的手微微发颤，他深深吸了一口，大声说：“《红岩》与她有什么关系？一个是江姐，一个是江青，怎么能混淆呢？今天总理还来电话，要我确保今年第三季度的原煤生产。我是个共产党员，煤炭部是党交给我的岗位。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纱帽翅，擅离职守，更不能说违心的话。”他转身直视着李蕴华，一板一眼地说道：“江青这样搞是戏一中一有一戏，懂吗？”妻子理解地点点头。张霖之这时才渐渐平缓下来，他不再说什么，只久久伫立在一幅字画前。那是何香凝老人三年前在广东从化送给他的泼墨写意：寒梅。梅枝挺立，孤削似笔。从暗绿的叶子里显出十几朵花，愤怒而傲岸地开着，赫然地在雪中亮着，像火。

李蕴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此之前，江青已经请张霖之看过一次戏。1965年底，不知哪个无耻小人曾向江青反映，社会上有传言，说轰动一时的小说《红岩》中那位江姐就是以江青为原型的。这本来是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的通俗演义式的“民间传说”，不想，却搅得江青五内不安。恰恰在这个时候，某剧团把《红岩》改编成了现代京剧。江青不

惊喜出望外，如果能顺势来个偷梁换柱，一可以树起自己的形象；二可以在京剧改革中又立一功。江青把《红岩》剧组调到北京后，渐渐想到了张霖之。这个老重庆市委书记在《武训传》上犯有前科，不怕他不按照自己的授意提“修改意见”。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在一张红请柬上签了字，送到了煤炭部——“请届时出席”。

张霖之只好去看戏了。演出前，在贵宾室他与江青有一次短暂的交谈。20多年后，当时的目击者这样回忆道：“他们在里面说什么，我不清楚。约摸几分钟的光景，江青和张霖之各自向剧场观众席走去。不知是谈话不投机，还是屋子凉，江青神色很不好，披上黑斗篷，喊着要把暖气烧得热点。我随他们进了场，全场只有二三十人。江青和张部长挨着坐在第五排1、2两号，我坐在第十排正中。出于某种原因，演出当中我始终注意观察这两个人，使我极为吃惊的是，整整两个多小时，江青和张霖之谁也没有侧身与对方讲话，谁也没有理谁，连头也没有动。我为霖之同志捏一把汗。这个举动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

散戏之后回到家中，一下汽车，李蕴华就急急地问张霖之：“你和她谈得怎么样？”

“这个人比十几年前的脾气更大了。我没有和她谈什么，她不讲话，我有什么好说的？”张霖之闷闷地点燃一支烟，“话不投机，可以拂袖而去。我能正襟危坐陪上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错了。”

李蕴华不想再问下去，丈夫那犟牛似的北方汉子的性格，她是太了解了。他对党内生活的种种忧虑从来不向别人多吐露什么，即使是对结伴30年的妻子也是一样。夜深了，望着早就发出鼾声的他，望着那张刀削斧凿般有棱有角的面庞。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想起一件与今晚不相干的事——

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后，张霖之竟几天不思茶饭，满面愁容，就是勉强端起饭，也常常忘了动筷子，夜里不是持卷长读，通宵

不眠，就是早早躺下，却又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反常、太反常了。李蕴华忍不住要问个究竟：

“老张，我们是20年的战友、20年的夫妻，难道不能对我讲讲实情吗？”

张霖之披衣坐了起来，轻轻地摇了摇头：“蕴华，看来我的思想真跟不上喽！”妻子屏住气，听他继续说下去：“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是反党分子，把历史上的功臣也说成是同路人？”

“谁？”

“彭老总，彭德怀同志！”听到这几个字，李蕴华好像五雷轰顶，一下子惊呆了。彭总的为人那是有口皆碑的呀。

“这次在庐山，他给主席写了封信，据说都是对大炼钢铁这类事不满意的话。即使是这样吧，这么个老同志、元帅，怎么就是反党呢？！”张霖之“笃笃”敲着床棱，眼圈都红了。

夹杂雨腥的凉风，摇晃着没有关好的窗户，发出难听的怪声。李蕴华从回想的思绪中挣脱出来。雷声压着头顶滚过，耀眼的蓝光照亮一条条银鞭似的雨柱。她下床去关窗户，忽然看见在写字台铺开的一叠材料上，赫然写着《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她惊得全身发颤。上面这样写着：“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都很厉害，古时的秦始皇现在的毛泽东’。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党言论吗？！”在这些文字的旁边是丈夫粗犷的笔迹——“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我从未说过这些话！”

李蕴华看不下去了，她真想推醒丈夫问个究竟。可是当目光落在他日渐消瘦、灰白的面庞时，她的心都碎了。张霖之眼眶下

那一抹黑晕,说明这些日子他在精神上忍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痛苦。

对这个揭发人,她也还算是熟悉的。平时在机关,这位仁兄总是一上班先泡一杯花茶,然后便坐在写字台前划圈、打勾,一律写请转呈×××同志阅批。一大摞文件转眼消失,剩下的时间就是翻报纸或是和几个女科员家长里短地打哈哈。对张霖之部长毫不吝惜地消耗体力,奔波忙碌,他素来不以为然,认为是花样翻新,不守本分。正是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和对人生的不同追求,使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可是自从去年,煤炭部要增补两个副部长时,这位仁兄却亲亲热热地成了部长家的常客。每次来都必谈自己在解放区搞兵工厂的光荣历史。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

“他的诬陷是不是与这件事有关呢?”李蕴华不能看着亲人就这样长久地受人攻击。她要想办法保护他,让他离开北京这个漩涡。于是,她摊开白纸,挥毫陈诉“总理、富春同志:……是否可让霖之同志到外地休息一下?”

9月2日,国务院工交口负责人批准并报周总理同意:“张霖之同志暂时离职休养”,就在这天,这位煤炭部长踏上了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1980年12月,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戚本禹交代:“1966年11、12月之间,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研究张霖之的问题时,康生手持一堆材料,说张霖之反对毛主席,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也表了态。当时康生是彭真专案组的权威人物,他说了没人反对,就算定案了。”

在戚本禹所供认的这次“中央文革”会议后的三天,江青亲自召见了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在一片狂呼声中,她拉着长腔说道:“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江青为自己的一语双关相当得意,“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

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啊、啊——我们支持你们。小将们，我也在与他们这号走资派斗争哩！只是没有武斗，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语无伦次的猖獗，猖獗到语无伦次，“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们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此时，张霖之在外地收到了“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12月18日傍晚，张霖之回到北京，刚出站口，就看见了那辆熟悉的“红旗”车，女儿克非和妻子迎着他匆匆而来，唯独没见司机老于。他有些纳闷，顺口问道：“老于今天休息啦？”

“爸爸，这不是您那辆车，是段君毅伯伯派来的。他让您先到京西宾馆去，不要回家了。”女儿心直口快，话里透着紧张。

“家里出了什么事？部里运动搞得怎么样了？”张霖之焦急地问，他预感情况比他走时更为严重。

“家被抄了，我们被扫地出门了。”女儿的声音中带着抽泣。张霖之不再问下去。车开到北京饭店前，他下意识地向南看去，在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然间，一股被侮辱的悲愤之火在他心中腾起，他无法抑制自己，转身紧紧攥住妻子的手，两眼通红地喝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李蕴华不禁一愣，她有30年没有听到“红张”这个称呼了！这是当年冀南老百姓对他的称呼，也是那些黑心的捕快衙役为了得到500块大洋，通缉这个“共匪”头子时的称呼。当年，这个华北大平原养育的贫农儿子，粗壮、结实，终日奔走在低矮的泥坯土房，奔走在青纱帐。他从太阳那儿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释放得也格外充足：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是黑红色。加上用20几个化名掩护身份，谁

也叫不准，于是便统称为“红张”。“他是关云长显灵！”当地老辈子人都喜欢这么想，这么说；肥胖的“县太爷”和他的姨太太们也惶恐地这么说……

李蕴华激动地劝道：“事情总会弄清楚，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咬咬牙顶住。”张霖之听她说完，先是一愣，然后坦然地摇摇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决不会寻死。自杀就是叛党。我自己有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也有决心改正。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还要努力理解，努力紧跟呢。真理是最强大的，我相信真理，再有多大困难，我也决不轻生。”在他严峻的目光中，李蕴华仿佛看见有一团异样的雷火在闪，在跳。

这一夜，下了大雪，气温骤降。第二天凌晨，异常寒冷，刚刚回到首都的煤炭部长，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踏着碎琼乱玉来到北京矿业学院。

七尺男儿化千秋鬼雄

此刻，张霖之正悲凉地坐在矿院1号楼313房间的条凳上。这是一间废弃了的学生宿舍。

他不是为自己被扣悲伤，而是哀叹这所中国矿业研究和教学的高等学府。这里，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他曾经多次陪外国专家到学校参观，也在学院大礼堂给下矿实习的毕业班作过“两高、三学、四化”的报告。每年校庆，他都收到一张请柬……可是，仅仅半年光景，昔日静谧的校园却像飓风扫过，面目全非。最可怕的是那一双双清亮的眼睛里竟燃起了横蛮、邪恶的毒焰。这不，眼前审问看管他的这四个“红卫兵”头头，一个个挺胸叉腰，铁青着脸，似乎对他有着天然的仇恨。

几天过去，张霖之了解到，看守他的三个男学生都是1943年出生的贫农子弟，这使张霖之不禁产生了某种悲戚。